

砚边随笔

我的董其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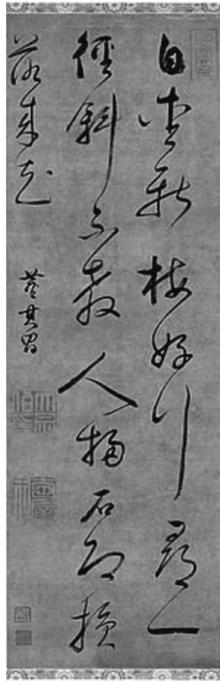
董桥

董姓不是大姓。少年时代我在南洋老家书房里看惯几本关涉姓董古人的老书，不多；董允名堂不大，是黄门侍郎，诸葛亮信他；董永是神话小生，长得俊，娶了织女大名；董卓，读《三国演义》读熟了，阴阴的；董狐那个春秋史官，举得很，誉为良史，云天那么高；董仲舒是经学大师，名著《春秋繁露》门边我都沾不着；董庭兰听说是唐代琴家，更不懂了；明末秦淮名妓董小宛最可人，情郎冒辟疆《影梅庵忆语》我几乎会背，跟董解元《西厢记》一样读过好几部；画家姓董的一是南唐董北苑，一是明末董其昌。北苑的画云雾显晦，色彩浓重，太深沉了；董其昌不同，画带土气，字带秀气，人家嫌媚，我偏偏钟意那份不燥不疾的清贵。老师亦梅先生的煮梦庐珍藏董氏抄诗的手卷和写景的扇叶，说是等我读完书扇叶归我留念，不料风云领袖一夜倒台，政局翻覆，兵劫连连，煮梦庐难逃土匪掠抢，文玩字画破破的，丢的丢，董其昌手卷平安无恙，扇叶倒烧坏了。那年我还在台南读书，老师来信满纸凄怆，一口气写了十二首七绝悼念旧爱飘零，一字一泪。那天半夜风啸雨斜，

我睡在学校宿舍木板床上梦见老师蹒跚徘徊荒园，梦见董氏那幅扇叶依然山温水软，烟云流润，苍秀得不得了。晚明四大书家邢侗、张瑞图、米万钟、董其昌合称“四大家”。董其昌生于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卒于崇祯九年(1636年)，八十二岁。字玄宰，号思白、思翁，又号香光居士，华亭人，那是今时上海松江。上海人陈定山先生对董氏籍贯格外在意，写《董其昌是上海人》说“人皆知其为松江人，其实是上海人”，说陈眉公撰董思白行状言明“宋南渡渡辟迹遂籍松江之上海”，说董思翁是逃税脱掉上海籍，盖上海未立县时原属华亭。台北父执严老先生六十年代给我看过董其昌一幅山水和一幅行楷，听说都是陈定公旧藏，讲了张大千题签，重金易手。老先生说先看董其昌一幅山水和一幅行楷，先是康熙皇帝看董书，一传到乾隆皇帝也着迷，天下一半书家个个学董，思翁一钩一捺都值钱：“你将来发了财也该集藏你们董家墨宝，辟个宝董阁，多棒！”他说。董其昌的画生本色，柔里藏字，却远远不如他字里藏的那股英气。攀交大词家罗抗烈先生那几年我前后议过两幅董其昌的

字，罗先生细看几回都说不够好，不宜收。罗先生一手字也很有些那幅扇叶的神韵，他的文稿信札我珍存了一些，叶嘉莹先生也说他字漂亮，我们都说董香光怕是没有罗先生那么潇洒。又过了多年，书画市场步步升腾，董其昌作品假的更多，价格更贵，我碰都懒得碰了，闲时只在书堆里找他读他，启功先生笑说“那才是《楚辞》里说的董道”！那时候，我常想着董其昌天生自负，有霸气，论书道，他说“余书与赵文敏较，各有短长。行间茂密，千字一同，吾不如赵；若临仿历代，赵得十一，吾得十七；又赵书因熟得俗态，吾书因生得秀色”。论画艺，他说“余画与文太史较，各有短长，文之精看董其昌一幅山水和一幅行楷，吾所不如。至于古雅秀润，更进一筹”，还倡言士人作画要像写字，“树如屈铁，山如画沙，纵去甜俗蹊径，乃为士气。不尔，纵俨然及格，已落画师魔界，不复可救药矣”！思翁书画是真是假说穿了谁也不说透。听说他那幅《仿赵松雪鹤华秋色图轴》徐邦达看了说“字好，画为代笔”，谢稚柳说“字画均好，不是代笔”。又听说柳公权《蒙诏帖》启功判定贋品，谢稚

柳说是真迹，启先生说“这回你要听我的”，谢先生先是依了，过两天反悔说“觉得还是柳公权”！鉴定都成“闲话一句”了，难怪黄裳先生“担心国家级鉴定成果的科学性”。也难怪我只信服张大千的眼力，临摹伪造古人字画他是近代第一高手：“世尝推吾画为五百年所无，抑知吾之精鉴，足使墨林推诚，清标却步，仪周敛手，虚斋降心，五百年间，又岂有第二人哉！”他说。我家这幅董香光绢本行草偏巧是张大千老民国年月的旧藏，钤了“大千居士”和“大风堂”宝印，隐约记得早读朱省斋写张大千论董其昌提过这幅字，可惜原书散失无从印证了。董其昌写的是唐代诗人张籍和韦应物盛山十二首之《梅溪》：“自爱新梅好，行寻一径斜。不教人扫石，恐损落来花。”张籍是贞元进士，历任太常寺太祝、水部员外郎、国子司业，家境穷困，眼疾严重，孟郊刻薄戏称他“穷瞎张大祝”，诗作多写民生疾苦，妇女悲剧，白居易十分推崇他，和王建齐名，世称“张王”，这首《梅溪》得董其昌大笔渲染，气势瞬间开朗，比诗意磅礴多了。我拥此一轴，也算圆梦，更算



董其昌书唐诗《梅溪》

小小“宝”了一幅“董”书。真的“宝董”的是吴湖帆，他的外祖父沈韵初给他一批董香光，连斋名“宝董阁”也传给他了，吴夫人潘静淑陪嫁文物里还有一件《董美人墓志》，湖帆常常拥之入衾，深情摩挲，说是“与美人同梦”，艳福之深胜过天下所有姓董的。

艺术书架

油画的真相

张英超

写下这个题目让我这个学油画的有些汗颜，因为油画是你学的本行，你本应该最知道油画的真相并说出二一三来，一不小心让于小冬这厮抢了先。也好，油画的本来样子，大概不该是由学油画的去说清楚，而是该由学国画的去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信不信由你！

于小冬学国画出身不假，说他旁观也不假。但他观而不旁，还一味由观到人，并迫其究竟，直至爱不释手，索性弃水投油，欲罢不能，并且渐入了佳境。

在中国，学油画的不少，画油画的也不少，懂油画的却很少，知油画真相的少之又少。那么，油画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国人中学油画之辈有N种期待灌顶的困惑。首先，油画是西方画种，国人的讲究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本着这样的说法，我们前辈的前辈，如徐悲鸿、林风眠、刘海粟等大师已经越洋实践过了。只是吾辈不幸聆听真言，前辈的前辈就早早驾鹤仙去。如果说我们的前辈听他们前辈的话为虚，那我们听我们前辈的话则是虚上加虚了，后辈们再听我们就已是虚无缥缈，不知所踪了！此为国人不知油画真相之一。

真有穷迫不舍者，不甘虚听，大抵是钻进了西方美术史书里以探油画真相之究竟，也能功夫不负有心人。从史的角度，从理论的角度，从道的角度，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了，似乎真相一目了然。然而油画的真相——首先是视觉的、立体的、鲜活的，不是纸上谈兵，不是跟书本谈恋爱，劣等的印刷图像和隔靴搔痒的文字让人看到的还是虚的真相。此为国人不知油画真相之二。

既然听是虚的，看史书也是虚的，就只好像前辈的前辈那样，

漂洋过海到西方取经了。在巴黎的卢浮宫、塞纳河旁的奥赛博物馆、佛罗伦萨的乌菲奇美术馆、梵蒂冈美术馆等西方浩瀚无边的馆藏油画真品面前，东方的油画馆圣者无不悲欣交集、悔不当初——为什么不早来！悲的是这许多年听的、看的都是虚的，虚白了少年头！欣的是在异邦见到了隔了百年的西域“梦中情人”，解了久远的单相思之愁，在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安格尔的《泉》、委拉斯凯兹的《宫娥》面前，总算闻香识了油画中的女人！

一切似乎眼见为实了，油画的真相——似乎到此为止了，然而真的到此为止了吗？你知道达芬奇的油画真相、安格尔的油画真相、委拉斯凯兹、伦勃朗、鲁本斯、维米尔、梵高、塞尚、毕加索……的油画真相吗？在西方美术史中有N个油画家，油画的真相也有N种啊！此为国人不知的油画真相之三。

说归说，听归听，看归看，写归写，画归画，还得真的动手比划。前面所说的努力，于小冬无一所差，而且亲力亲为。有一小事为证，某年，委拉斯凯兹的《小侏儒》来京美术馆，于小冬为求真相，竟在美术馆旁的小旅馆里扎下画室营地，往返于两馆数十趟，为摹其《小侏儒》真相而不敢妄看路间美女，已在网上传为美事，此画已作本书封面之一为证。

于小冬的《三堂课》本着“学大师，走正路”的精神，为我们油画学人找到了一条用国画学人的方式通往油画真相的路径，我钦佩他的勇气和胆识，感谢于小冬为西学东渐的油画艺术做了他力所能及而我力不能及的事情！

写到此，想起苏格拉底留给后人的一句箴言：“我知道唯一的一件事是：我什么也不知道。”



于小冬新书《三堂课》



潘天寿作品

中国自古有着“文人雅集”的优良传统。在毫不涉及功利的交往中，文人雅士们或共赏书画、或聆听音乐，或下棋博弈、或喝茶谈画，已与网上传为美事，此画已作本书封面之一为证。

于小冬的《三堂课》本着“学大师，走正路”的精神，为我们油画学人找到了一条用国画学人的方式通往油画真相的路径，我钦佩他的勇气和胆识，感谢于小冬为西学东渐的油画艺术做了他力所能及而我力不能及的事情！写到此，想起苏格拉底留给后人的一句箴言：“我知道唯一的一件事是：我什么也不知道。”

落在西安的明代探花的庭院高家大院、著名建筑师马清运设计的建筑、他与人共同筹办的酒庄和奇诡的翠华山风景区。此外，还在高家大院与翠华山召开了两次学术恳谈会，参观了彭德画展、樊洲画展和西安青年当代艺术展。所到之处，常常是高朋满座，而且气氛和谐、轻松，令人流连忘返，感叹不已。大家时而品鉴艺术佳作，抚琴抒怀，陶冶情操；时而游泳玩耍、讲

“终南雅集”有感

鲁虹

人情感交流的雅集是太需要了。原以为彭德先生只是说说而已，没想到今年6月，他的助手从西安打来了电话，问我能否参加8月召开的“终南雅集”。当时我就满口答应了，并为此而处理掉了其他事务。但觉得10天太长，实在难以成行，便建议改为4天。后来，我的建议得到了一些朋友的应和，事情就如此这般地定了下来。

“终南雅集”于8月25日报到，29日结束。与所有学术讨论会不同，它是以游玩放松为主，交流畅谈为辅。整个活动安排得很得节奏、张弛得当。大家先后参观了坐

博客选登

琉璃厂真的老了？

陶勤之

自从有了潘家园和北京古玩城，琉璃厂这个曾经的古玩圣地，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收藏家和鉴赏家的地方，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也淡出了媒介的关注。在人们的记忆里琉璃厂昔日的辉煌已经远去，再也没有往日的文化底蕴。又好像有点不甘堕落，经营的各种古物让藏友们不敢恭维，也没人敢碰，虽有荣宝斋和未都马先生的观复博物馆时不时地支撑着，但也是老水碾上破帆船，已是回天无力。在老字号古玩店里竟能买到男人的裤衩女人的内衣，看着让人心酸，也有点让人流泪。

也许真的应了那句老话，各领风骚数百年，风水轮流转。去北京的人首选是潘家园，在北京呆久了，才想起琉璃厂，有空去逛逛，总是不去遗憾，去了更遗憾。琉璃厂已不是以前的琉璃厂了，昔日的风采，昔日的文化底蕴已荡然无存，也寻找不到过去的老旧感。潘家园是新建的，但真假的古董都云集到潘家园，去考验野。在人们的记忆里琉璃厂昔日的辉煌已经远去，再也没有往日的文化底蕴。又好像有点不甘堕落，经营的各种古物让藏友们不敢恭维，也没人敢碰，虽有荣宝斋和未都马先生的观复博物馆时不时地支撑着，但也是老水碾上破帆船，已是回天无力。在老字号古玩店里竟能买到男人的裤衩女人的内衣，看着让人心酸，也有点让人流泪。

又能有多少真古董？大多数是工艺品，或者叫仿古作旧。在店堂的最里边，不起眼的地方放张桌子，鉴定价目表挂在桌上，不知从哪里退下来的文博人员，在不辞劳苦地“为人民币服务”，为藏友们做着各种“古董”的鉴定，只要交了鉴定费用就能拿到鉴定证书。

过去一店一故事，一步一风景的琉璃厂，现在不在了；听后人兴奋的轶闻趣事，也难得再有了；过去古玩文化留给人们历史的温馨，现在留下的是心酸。走在经过改造的古老街道上，想想曾经各领风骚的老字号古玩店，大都已风光不再，相继倒闭。看看琉璃厂的街道两旁，小商贩们不时歇斯底里的叫卖声，还有那些被流行音乐震得摇晃的音箱，让人不由地感叹事件的沧桑……

艺苑杂言

文物兼精神与物质两个方面。一件文物所包含的精神是一种文化，是那个时代人们对世界的理解；而物质自身，除去材质的特性，更多的是前人对精神的具体追求。

文物收藏之所以诱人，藏品增值无疑是最直接的原因。加之中国文物浩如烟海，种类繁多，以个人智力财力精力与之挑战，做多胜少，刺激无穷，这就使生活富足的现代人备感亲切，乐此不疲。

中国历史上的收藏大都形成于物阜民丰之际。我们熟知的赵宋皇帝宋徽宗，就是一位身体力行的收藏爱好者。时隔千年，我们仍能读到成书于北宋宣和年间的有关收藏的各类书籍。徽宗酷爱艺术，不谙政事，做了“国家画院院长”，却丢了国家。后人对于这一段幽默的历史唏嘘不已，百思不得其解。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让一个有着超人智力、敌国财力的皇帝，丧失了治国的精力，留下了千古憾事。我们今天仍对赵宋江山所遗留的书画、陶瓷等艺术珍品怀着崇高的敬意。对宋徽宗——赵信本人的艺术造诣也怀着同样的敬意，因为他创造了一种崭新的书体——瘦金体。

2002年春季，中国嘉德拍卖公司在北京成功地拍出宋徽宗的《写生珍禽图》，成交价为2530万人民币(包括佣金)。每一个在拍卖现场的人此时都激动不已。十数人勇敢地举起了手中的号牌，像攀登珠穆朗玛峰一样轮番冲刺。

我在现场，享受着那振奋人心的一刻，所有人对每一次的价格攀升发出惊呼。一位老者，倾自身全部财力，倾终生对艺术的向往，在1300万高价位勇敢地伸出了自己那只苍劲的手。我知道，那是老先生全部的财产。他用行动阐释着收藏的魅力。事后，他对我说，那东西(《写生珍禽图》)属于我了一秒钟。

1300万与一秒钟，是老先生酷爱艺术的写照，我甚至觉得他的1300万与成交价2300万相比，前者更让人感动，虽败犹荣。

这件《写生珍禽图》虽为徽宗本人所绘，却没有落下徽宗手迹，因为何种原因，众说纷纭。但上面却留有另一位赫赫有名的皇帝手迹，这就是乾隆——满清王朝最富魅力的皇帝。乾隆帝为十二幅画面均题有手迹并钤盖收藏章，表明他对这件神品的珍爱。

我们对乾隆的了解，除去学者，大都来自赏心悦目的电视剧。这位风流倜傥的皇帝一

收藏是一种证物

马未都

生都是传奇。他自称“十全老人”，文治武功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乾隆一生作诗四万八千余首，仅比全唐诗少千余首，看官可想，唐朝近300年，有名有姓、无名无姓的诗作，今存累加仅微胜乾隆一人，可惊可叹！乾隆帝不忘祖训，一生射杀猛兽无数，70多岁高龄时仍每年赴承德木兰秋狝，令今人钦佩。

这样一位皇帝，也同样酷爱收藏。乾隆在位长达60年，后又做了4年太上皇，当之无愧地是中国历史在位最长的皇帝。政事繁重，日理万机。但一获闲暇，他就会取天下宝物自我欣赏，吟诗作赋，倍加赞赏。清档记载着乾隆帝每一次赏古，在三希堂那半间小屋，古物向一国之君诉说往事。那一刻，乾隆帝身心得以放松，精神获得慰藉。这有《弘历赏古图》为证。

我们今天获得一件乾隆时期的文物已是欣喜，二三百年的时间对历史不过一瞬，但对我们已是遥不可及。在文物面前，不仅我们是过客，连鼎鼎大名的弘历也是匆匆过客。我们在文物面前走过，带着它传递给我们的文化信息，我们接受，我们享受。中华文化就这样通过一件件具体的文物一代代地传承。

盛世收藏，乱世黄金。太平天下，百姓衣食富

足，便感到精神世界开始空虚。他们需要精神物质来填补内心的空白。当我们捧着一个白瓷碗时，我们应该知道古人用了上千年的努力，才摆脱了烧瓷中的“黑暗”，同时摆脱了黑瓷碗在吃饭时给心中留下的阴影。当我们用“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来表达某一种决心时，我们应该了解中国人使用玉的历史。美石为玉，中华民族对玉石的顶礼膜拜，归纳为“玉有五德，仁义智洁勇”。还有什么理念比这五德更具魅力么？所以古人谆谆告诫：君子无故，玉不去身。藏家佩玉的沾沾自喜就来自于此。

我写这篇文章时，北京惊雷滚滚，夏季夜晚的雨下个不停，一只捡来的大狸猫不耐烦地卧在我的桌上，看我写作。我惊异我们两个互相生疏的面孔，在这一刻为何如此和谐？有生命的物质与无生命的物质，在这一刻获得平衡。历史不会停歇，一刻不停地向前，留下的是物质，带有文化特性的物质就是文物。它是一个证物，证明中华民族曾有过怎样的辉煌，证明人类进步每一步是怎样的不易，这些信息构成了文明的魅力。